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6

71126/9134

5

呂氏春秋五



呂氏春秋

第十六卷

先識覽

先識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呂氏春秋

第十六卷

先識覽

凡八篇

先識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卷十六

先識覽

先覽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  
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  
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  
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  
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  
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

人主先識之賢  
為最歷叙太史  
之詞文法慷慨  
意氣悽愴令人  
猛然驚省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妣。已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

感慨有思

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



下棺置地中謂之殯

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二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訛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麟趙駢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殯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

五盡之實世主代多類此言盡理盡意盡接之為八

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



欲治之君不世  
出可與治之臣  
不萬一以不萬  
一待不世出何  
由遇哉故曰治  
奚由至

則必不亡矣。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  
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  
齊距燕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  
其所以亡也。

觀世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  
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  
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  
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

言其兢兢業業  
自處歎也

千古格言

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  
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  
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  
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  
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  
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  
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  
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



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不得休息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

高適沉遠之筆

反表負薪息于塗。晏子知為君子。必其舉止動。作有可驗者。故見容復見志。以徵其賢。

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晏子之晉。見反表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晏子曰。請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一作是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容之容而已。今也見容之志。嬰聞察實者。



察實者不留聲  
二句寫得意狀  
踴躍大有境

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  
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俗。  
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  
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  
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子。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  
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  
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  
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

致  
下句倒應固有

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  
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  
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  
子。陽。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  
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  
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  
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知接



說讀曰誣億不  
詳審也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瞶則與不見同其  
所以爲照所以爲瞶異瞶士未嘗照故未嘗見  
瞶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誣智亦然其  
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  
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  
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  
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  
以爲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訛之壤壤也  
可以爲之莽莽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

此見自智者不  
投賢則不聞亡  
國之語

者也其王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  
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若此則國無  
以存矣王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  
不聞亡國不聞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  
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  
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  
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  
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  
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



此段一問一答  
如響應聲較管  
字所載似尤詳  
密

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恐○又○將○何○有○於○君○  
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  
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恐○又○將○何○  
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  
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  
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  
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  
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  
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恐○又○將○何○有○於○君○公○曰○

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訖○謂○仲○父○盡○之○  
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  
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  
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  
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  
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  
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  
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



無由接見固却  
其忠言是一篇  
大旨至此收繳  
之文極精密

事深微不測先  
事言之則人不  
信及禍已至悔

無及矣繆公始  
不智而興襲人  
之師終因敗而  
致自咎之悔此  
六一鑑

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無由接見也。無由接固却其忠言而愛其所尊貴也。

### 悔過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是何也不

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辨爲道。雖精不能見矣。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乎江。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



師必於殺女死不與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  
為吾尸女之易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  
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  
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  
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師行  
過周王孫滿字法要門而窺之曰嗚呼是師必有疵  
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  
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  
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

辭命之工  
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師過周而東  
鄭賈人絃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  
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  
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  
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國憂日無  
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  
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  
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內也林也視也於東邊  
候晉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



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師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疆。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遇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師。以歸。繆

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曰。天不爲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智至則不信。而言不可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

### 樂成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

大智不形三句  
上句是主下二  
句是客借來相  
形下引禹孔之  
功証大智不形  
一句末又收繳  
大智之用更闡



曰麤表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麤表。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訛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

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

激樂羊大奇叙  
六洞悉情事



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文侯  
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耶。中主之患。不  
能勿爲。而不可與莫爲。凡舉無易之事。氣志視  
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  
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  
功於夏商。而勾踐之所以能報其讐也。以小弱  
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疆大乎。魏襄王  
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  
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

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  
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  
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  
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  
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  
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  
爲窮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  
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  
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



難與慮始而可  
與樂成正大智  
之難用處

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  
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  
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  
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  
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使  
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不能導  
愚教陋則名不冠古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  
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  
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

即上意轉而事  
轉徹矣

响响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响响之中不可  
不味也中主以之响响也止善賢主以之响响  
也立功

察微

起甚沉密深妙

六日使治亂存亡直論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  
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  
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  
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



二節本孔子家語而稍益損之淮南子謂子貢讓而取義子路受而勸德者以此

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

三段皆以微而  
該禍益見微之  
當察展轉甚多  
而貫串絕無痕  
跡

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鷄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鷄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



一舉透革下復  
翻出波

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季

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



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  
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  
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固相助  
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  
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  
猶遠

去宥

七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  
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

宥者利也亡國  
之主皆甚有所  
宥見利之為害  
甚大以明人君  
當去利之意

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辨士也其為人甚險將  
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  
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  
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  
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慈而徒以  
取少主為之悖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  
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  
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  
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



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鄰父有

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



收繳上意委婉  
有情

此見聽言當辨  
名實不可為淫  
說所惑首名正  
則治二句是一  
篇大主下詳言  
之

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其天矣。

### 正名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非不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克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

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不為善而從邪辟。所謂可從悖逆也。是刑名異克。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故尹文問其故。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讐邪。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



有意作波瀾頓  
挫情狀宛如

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

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



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如衛。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辨名實審也。

呂氏春秋

第十七卷

審分覽

凡八篇

審分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卷十七

審分覽

審分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

審分可以治二  
向是一篇大机  
軸

衆地分地借容  
形主  
此言臣主各有  
分不明分則官  
事不理



簡畫中律周言  
中絕工倭之指  
也可稱絕品

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誠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敢之士，畢競勸騁驚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

二喻補是上意  
反言以証之見  
求治不可亂名  
實

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



此于治道絕中  
有繁近世庸史  
之然

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  
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  
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  
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憚譽以高賢。而克  
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汗德。任以公法。而處  
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  
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  
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  
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

正名二字有闕  
鎖

義耶。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  
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問而不詔。知  
而不爲。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  
止。因形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肯爲使。清淨以公。  
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  
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故得道  
忘人。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知德忘知。乃大  
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  
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

此五段各異下  
五段再承上未  
補足上意



此首提知乃無  
知為君道篇中  
不分界限反觀

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  
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  
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  
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  
天下而莫知其所以。自姓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  
是也。

君守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  
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

發明而未以為  
在于臣束之所  
謂用人則裕自  
用則拙也

是老子家數

博聞三句發明  
出攝遠句

閉。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  
以正。天之太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身  
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寔莫得窺乎。鴻  
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  
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  
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  
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辨  
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也。  
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



反夏熱之下。化而為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眾智

閉結不解者也

妙在不解

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

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

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

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

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

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

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

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

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



人君無為而獨  
任則一人居其  
逸百官任其勞  
無不舉之弊

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  
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  
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  
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不知其所  
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  
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  
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  
主之為。人主好以已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  
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

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  
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  
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  
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  
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  
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  
全。人。

任數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



未剛斷則多疑  
此夏虫之說也

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騁而

夏蟲疑冰拘于  
時也人君好用  
智之驗

二事入之

此言無知無為  
不用耳目乃是  
君道其說甚玄

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數，行其理，為可。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耶？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



此即前篇以無  
當為當以無  
為得也

此即前篇其出  
亦遠其知亦少  
意

儋耳四極之國

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  
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  
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  
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  
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  
耳不能聞。惟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  
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  
北懷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  
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

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  
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  
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  
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  
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  
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  
矣。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  
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  
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

二事精深

呂覽十七卷



孔子事无鈔

孔子豈不知回  
設諭以教常人  
身

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  
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  
藿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  
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  
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  
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  
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歎  
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  
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

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勿躬

此言聖人以能  
任天下以無能  
自居。故天下莫  
不見其治。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故李子曰。  
非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  
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君自蔽。  
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被篲  
日用而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  
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  
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



此即前篇為在  
于臣意

此即前篇知乃  
無知意

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  
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  
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  
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  
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  
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  
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  
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  
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

章法似莊周

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  
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  
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  
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故  
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  
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  
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遯。請置以  
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  
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



全用反振法

死亡不重富貴。臣不如東鄙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人主知

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乎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縱。人事其事以克其名。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

名實相須。闕鑽。極有力。



有職者數句乃  
知度之要

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其行情不離其素。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

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用虛無爲本。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相與植法則也。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僻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僞詐之曹遠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旣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



因舊法而不改  
為責成功而不  
偏見此正謂之  
知度

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  
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  
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  
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  
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  
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  
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而不為責。而不  
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  
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堯

此言任人與韓  
非意同

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  
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恠之所  
際。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  
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  
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  
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  
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  
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  
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



此言國之興亡  
係于用人

語王伯而托于  
賢臣指伊尹等  
以實之最醒  
人處

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  
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  
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  
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  
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  
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  
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  
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  
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

此上四題總只  
發明君人無為  
而為在于臣一  
意

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馱唐。齊用蘇秦。而天  
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  
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  
若困而泥俗主乎。

慎勢

此言國家有大  
勢輕重大小是  
也。君能審勢而  
慎之。則治不惑  
則亂反覆。辨論  
詞語悠揚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  
國危。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鈞則不能  
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  
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



逐段詳論勢之  
當慎王者以其  
勢而無敵故上  
下相安大小相  
使而嫌疑不生

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

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郭。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孟。銘篆著乎壺鏗。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



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輜。沙用鳩。山用櫟。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

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以定。人雖鄙。不爭。故



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卽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二

七日。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

此篇以立說  
雖是而指摘古  
人各一其貴見  
以爲二其立意  
則非且夫子焉  
不貴而僅以仁  
稱至下與孫臏  
輩齒其擬人又



大不倫也

無術之智不教  
之能與若守篇  
不教之教無言  
之詔意同

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疆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執一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

只前意愈翻愈妙

約之不出于身  
所謂執一者也

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問者不一也。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



達之而忠孝成  
故曰以身為國  
為家為天下

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  
近之。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  
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  
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  
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  
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  
任物。而莫不宐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  
昭。神農以鴻。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  
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

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  
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王安重。今日  
釋璽辭官。其王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  
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  
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  
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  
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  
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  
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



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夫吳勝於齊而不勝於越。齊勝於宋而不勝於燕。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羸絀之化耶。



